

人文科学研究的形而上学批判

欧阳询

(怀化学院人文教育研究所,湖南怀化418008)

[摘要] 开展正确的人文科学研究,须以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思想,否则将会产生错误的形而上学倾向,如在性质与特点方面,把人文科学的研究对象与人文科学本身进行简单等同;在思维方式与话语体系方面,把人文科学与自然科学进行机械的对立;在研究路径方面,把抽象的理论理性与具体的社会实践进行粗暴的割裂。如是,不仅导致人文科学基础理论的自我消解,而且削弱甚至否定人文科学的积极作用。

[关键词] 人文科学; 形而上学; 唯物辩证法

[中图分类号] B081.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3-0755(2013)06-0036-04

在当今中国学术界,关于“人文科学”这一概念,尽管存在着各种分歧,诸如有些学者囿于英美式“科学”概念——“科学应是具有高度的逻辑严密性的实证知识体系”^[1]而否定“人文科学”的合法性,认为应称之为“人文学科”或“人文学”;另有些学者鉴于人文科学与社会科学的亲缘性,主张人文科学在其本性上从属于社会科学,不能离开社会科学而绝对独立^[2];更有甚者,是把“人文科学”与“社会科学”两个概念混合使用,在内涵与外延上庶几不作区别,1979年版的权威性辞书《辞海》即是其代表。但不可否认的是,学术界的主流是把人文科学与自然科学、社会科学比肩并列,视其为一种独立的知识体系或学术门类,这也是本文的基本立场。

所谓人文科学,是指以人类整体生活中的精神活动和作为其客观表达的文化传统为研究对象的学科体系。在这一涵义中,有两对紧密关联的范畴:整体生活与精神活动、精神活动与文化传统。第一对范畴着眼于共时态的空间,强调精神活动植根于人类整体生活,第二对范畴则着眼于历时态的时间,强调文化传统是人类精神活动的载体与客观表达,合而言之,就是一种社会——历史的思维方式。是故,开展科学正确的人文科学研究,须以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思想。否则,将会产生错误的形而上学倾向或观念,如在性质与特点方面,把人文科学的研究对象与人文科学本身进行简单等同;

在思维方式与话语体系方面,把人文科学与自然科学进行机械的对立;在研究路径方面,把抽象的理论理性与具体的社会实践进行粗暴的割裂,等等。而这些错误的倾向或观念,不仅导致人文科学基础理论的自我消解,而且削弱甚至否定人文科学认识世界、创新理论、咨政育人、传承文明的积极作用。

一 性质与特点:人文科学的研究对象与人文科学本身的简单等同

在一些学者看来,人文科学研究是指人文学者的人文创作活动及其产品,如研究哲学、考证历史、写作小说、创作诗歌、拍摄电影等。这些创作活动及其产品,从表现形式来看,都是依托于个人主体进行的,因此也就必然会体现创造者个人的价值观念、创作风格、思维方式与不同的理论水平,具有独一无二性。当然,模仿、剽窃、抄袭等行为,是不能视为人文创作活动的,因为它们不仅缺乏原创价值,而且会毒害社会风气。进而言之,按照西方哲学解释学的观点,对人文作品的解读和诠释也是一种人文创造活动,“一种在新的条件下对原来‘文本’意义的重释和重构,在解读中,解读者不仅读出了过去,也读出了现在;读出了别人,也读出了自己”^[3]。所以,人们常说一百个《哈姆莱特》读者心中有一百个哈姆莱特,一百个《红楼梦》读者心中有一百个林黛玉。由是观之,人文创作活动具有个体性、主观性、体验性、直观性、非实证性、差异性等基本特点。

[收稿日期] 2013-09-16

[基金项目] 湖南省教育厅一般项目“中国现代哲学中的哲学与科学关系研究”资助(编号:13C732);怀化学院课题资助(编号:201036)

[作者简介] 欧阳询(1979-),男,湖南衡阳人,怀化学院人文教育研究所讲师,武汉大学哲学学院博士研究生。

人文创作活动既有上述基本特点,那么,以人文创作活动及其产品为研究对象的人文科学是否也具有同样的特点呢?在上述学者眼里,正是如此。例如,刘大椿认为:“从研究方法角度看,自然科学是以实证、说明为主导的理性方法,而人文学科更多地使用内省、想象、体验、直觉等非理性方法。”^[4]再如,俄国学者库德里亚夫采夫在分析人文社会科学方法论的五个特点时,即“社会科学家研究的现象和过程的多因素性”,“社会科学研究客体的可变性”^[5]等,也是把人文科学的研究对象的特点直接等同于人文科学方法论的特点。之所以如此,主要缘于他们采用了如下致思路向:“一定的学科,总是与特定的学科对象联系在一起的。而且,特定的研究对象直接决定着这类学科的性质和方法。”^[6]

不可否认,特定的学科对象会对这类学科的性质和方法产生重大的影响,但也决不是起着“直接决定”的作用,以致把研究对象的特点与这类学科的特点相混同。实质上,人文创造活动与对人文创造活动的规律的研究是有根本区别的。如果说,在人文创造活动中,必须强调内省、想象、体验、直觉;那么,在人文科学的研究中,尤为重要的是“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理性工夫,亦即是说,需运用科学理性、科学精神、科学方法去处理人文创造活动这一感性材料,以便透过纷繁复杂的文化观念把握社会生产实践的本质内容与根本规律。恩格斯曾指出:“我们所研究的领域越是远离经济,越是接近于纯粹抽象的意识形态,我们就越是发现它在自己的发展中表现为偶然现象,它的曲线就越是曲折。如果您划出曲线的中轴线,您就会发现,所考察的时期越长,所考察的范围越广,这个轴线就越同经济发展的轴线接近于平行。”^{[7] 733}由此观之,人文科学具有社会性、客观性、经验性、实证性、统一性等特点。

二 思维方式与话语体系: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的二元对立

文化学告诉我们,世界上任何一个民族,自有了人类社会,就会产生文化实践活动,相应地也就产生了人文思想。因为,“人文”这个概念,本身蕴涵着“人的(人本的、人道的等)+文化、文明的”意思。而人文学科,正是人文思想积淀到一定程度的产物,是人类精神文化活动所直接形成的知识体系,如神话、宗教、伦理、音乐、美术等。故而,人文学科与人文思想、人文精神一样,亦可谓是“古已有之”。但人文科学就截然不同了,这一概念的兴起是在以自

然科学为标本的唯科学主义思潮滥觞,并在一切思想知识领域取得僭越霸权地位的时期,有如部分学者所指出的,“正是针对唯科学主义,现代性的‘人文主义’才在19世纪作为术语概念以德文问世。”^[8]据此可以看到,在人文科学的发轫时期,始人物如狄尔泰、李凯尔特等德国学者驳斥唯科学主义、论析人文科学的合法性,主要采取了两条进路:一是区分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的研究对象,认为自然科学的研究对象是大自然,而人文科学的研究对象是人类文化或精神,从而标示人文科学的相对独立性;二是受近代认识论和方法论的影响,强调人文科学不仅有相对独立的研究方法,如理解、体验、对话、重构等方法,而且在这些方法中体现了人的主体性、自由性、目的性、不可预料性等。要而言之,“人文科学”是作为自然科学的对立物,亦是对唯科学主义的反驳而兴起的。

尽管自19世纪下半叶开始,人文学界即已展开了对唯科学主义思潮的批判,并在尔后的思想发展史中,西方陆续产生了柏格森的生命哲学、白璧德的新人文主义和法兰克福学派的社会批判理论等人文主义思潮,中国的东方文化派、现代新儒家、马克思主义者也纷纷站在人文主义的立场驳斥科学主义及其资本主义文明;但经由学理分析可以发现,除马克思主义外,其它所有人文主义思潮均在批判唯科学思潮的过程中,走向了另一个极端,陷入了深刻的片面,即只见人文科学的人文价值性,而蔽于人文科学的科学性及其与价值性的内在统一性。例如,张君勱在20世纪20年代初的“科学与人生观论战”中指出,“科学是客观的,人生观是主观的”;“科学为论理的方法所支配,而人生观则起于直觉”;“科学可以以分析方法下手,而人文观则为综合的”;“科学为因果律所支配,而人生观则为自由意志的”;“科学起于对象之相同现象,而人生观起于人格之单一性”^[9]。半个多世纪之后,加拿大哲学家查尔斯·泰勒仍有着相似的主张——“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的最根本区别就是,前者是对事实的认识,后者是对价值的认识。而对事实的认识是消背景化的,是与主体无关系的;对价值的认识则直接与主体有关,与主体的文化背景有关,所以是背景化了的。”^[10]一种二元对立的思维方式与话语体系由此可见一斑。

在以往的人文科学研究中,二元对立的形而上学思维方式缘何占据了主导地位呢?究其原因,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1)从其产生与发展的过程来看,人文科学一直处在以自然科学为标本的唯科学

主义的包围之中,因此为了突破重围,它不得不凸显自身的独特之处,并进而说明这些独特之处正是自己存在的合法性理由;(2)缺乏科学的世界观,不能从社会生产实践的向度把握生活世界的整体性,因而也就不明白“在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的学科三分法中的‘自然’、‘社会’和‘人文’概念,并不是实体意义上的,而是一种思想的抽象,是方法论的概念,各自择取和反映所把握到的人类生活世界的一个方面”^[11]; (3)缺乏历史主义方法论的自觉,实际上,不仅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将历史科学规定为唯一的科学,这门科学具有两个面向,或者说,我们可以从两个不同的角度去研究历史科学。第一个角度是自然的角度,其理论表现为自然科学,也就是自然史;第二个角度是社会的角度,其理论表现为人类史”^[12];而且科学哲学内部的历史主义学派库恩等人也认为,无论是在人文科学领域还是在自然科学领域,两种不同的科学范式由于具有不同的文化底蕴和歧异的概念词汇,都是不可通约的。

三 研究径路:抽象的理论理性与具体的社会实践之割裂

如上所述,为了凸显人文科学的个性与特质,学术界采取的通常方法是把它与自然科学、社会科学进行比较、区分,包括研究对象、研究方法、研究目的、功能作用等方面。诚然,这种横向比较法通过对举的方式能让人产生一种清晰明了的感觉,同时又能在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与人文科学的各自畛域中构建自己的特点体系;但不容忽视的是,横向比较法也同时带来了因界限分明而衍生畛域之见的弊端,从而人为地破坏和割裂生活世界和人生经验的整体性,更有甚者,它由于遮蔽历史主义维度而采用了一种抽象静止的理论理性研究径路。实质上,不管是自然科学、社会科学还是人文科学,在研究对象、研究方法、研究手段、研究目的、功能作用等层面都有一个演变和转换的过程。

在人文科学研究中,究竟是如何把抽象的理论理性与具体的社会实践进行割裂的呢?归纳起来,主要表现在以下三方面:

第一,抽象地看待人文科学的研究对象。从19世纪下半叶狄尔泰、李凯尔特等人初创人文科学以迄当今,中外学界庶几一致地认为,人文科学的研究对象是人类精神活动,或者说人文精神、人的本质等,即便是马克思主义者也认肯“人文科学是关于人的精神活动及其产品的科学”^[2]。但马克思主义者与其他一切唯心主义者之间的最大不同,就是马

克思主义者所谓的人类精神活动、人文精神与人的本质等,都是基于现实的社会历史实践的,都是从既有的事实出发的,而并不局限于无法验证的主观的人的精神领域,正如马克思所说:“人并不是抽象的栖息在世界以外的东西。人就是人的世界,就是国家,社会。”^[13]因而,人文科学与社会科学乃至自然科学在研究对象上存在着相互渗透、相互结合的一面。

第二,抽象地看待人文科学的方法与手段。从20世纪20年代初发生“科学与人生观论战”以来,中国的现代人文主义者在论述人文科学方法与手段的过程中,采用的基本范式是哲学解释学。他们认为,人文科学只能综合,不能分析;只能描述,不能概括;只能体证,不能归纳;只有单一,没有同质;只有主体体验,没有客观实在。因而,在方法论上只强调解读、创造、对话、重构、理解、语境等。从表象看来,哲学解释学方法对于文本而言似乎更具体而真切,可谓善法;但究实而论,却不得不承认它是抽象而幻化的,由于它把文本的意义简单地存在于上下文关系之中,而不是存在于理论与实践的关系之中,并把人文创作的形式特点与人文科学研究的内容特点简单地等同起来。是之故,人文科学与自然科学乃至自然科学在研究方法上存在着根本一致之处,即皆以事实为依据,以规律为对象,以实践为标准。

第三,抽象地看待人文科学的价值与功能。价值与功能,对于任一事物而言,都是其合法性存在的理由,也是其本身所追求的目标。在当代中国,关于人文科学的价值与功能,主要有两种研究路径:一是抽象化的理论理性路径,如刘鸿武认为,人文科学的根本功能和作用在于满足人类在精神方面的需要,提供关于生活意义、价值理想、人生目标方面的知识,为人类提供一个精神的家园和心灵的故乡^[14];二是现实化的实践理性路径,如2004年的《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的意见》中写道:“充分发挥我国哲学社会科学认识世界、传承文明、创新理论、咨政育人、服务社会的重要作用。”^[15]相较而言,惟有现实化的实践理性路径才能科学正确地揭示人文科学的价值与功能,而抽象化的理论理性路径尽管优美动人,但它构建的却是空中楼阁,高不可攀,甚至播下的是龙种,收获的却是跳蚤。

四 结语

概而言之,在当代学术界关于人文科学的研究中,由于把人文科学研究对象与人文科学本身进行简单等同,采用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二元对立的思

维方式与话语体系,以及对抽象的理论理性与具体的社会实践进行粗暴的割裂,表现出了一种明显的形而上学倾向。而要对人文科学研究中的形而上学倾向展开批判,除了使用唯物辩证法的理论武器外,别无他法。对于唯物辩证法的理解,决不能仅停留在认识论范畴,即认为辩证法就是用一种联系、发展、矛盾的观点看问题,因为认识论范畴内的辩证法只是一种主观辩证法,亦即“概念辩证法”,而主观辩证法是客观辩证法的反映。正如恩格斯所说,“马克思把存在于事物和关系中的共同内容概括为它们的最一般的思维表现,所以他的抽象只是用思维形式反映出已存在于事物中的内容。”^{[7]666}

在人类社会,“事物”和“关系”都不是自在的,而是自为的存在。如是,客观辩证法的本体论基础就必须建立在社会生产实践上。而社会生产实践既是物质的也是精神的,既是客体的也是主体的,既是个人的也是社会的,因此“自然”、“社会”、“人类精神”三者通过社会生产实践而内在地结合在一起,相互渗透,相互交融,构成了一幅真实的“生活世界”图景。进而言之,分别以“自然”、“社会”与“人类精神”为研究对象的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与人文科学,无论在研究目的、研究方法、功能价值或构成要素方面,区别都不是泾渭分明的,而是异中有同、同中有异的。由此可知,人文科学的本质特征是科学性与价值性、社会性与个体性、实践性与理论性、实证性与直觉性的有机统一。

[参考文献]

[1] 吴鹏森,房列曙.人文社会科学基础[M].上海:上海

人民出版社,2000.

- [2] 陈先达.寻求科学与价值之间的和谐——关于人文科学性质与创新问题[J].中国社会科学,2003(6):14-24.
- [3] 李维武.什么是人文科学[J].武汉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9(4):49-54.
- [4] 刘大椿.人文社会科学的学科定位与社会功能[J].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03(3):28-35.
- [5] [俄]B. H. 库德里亚夫采夫.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方法论的特点[J].国外社会科学,1995(11):38-39.
- [6] 赵景来.人文科学若干问题研究述要[J].社会科学战线,2006(3):259-266.
- [7]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 [8] 尤西林.“人文”的科学性与现代性[J].陕西师范大学学报,2004(5):50-54.
- [9] 张君劢,等.科学与人生观[M].合肥:黄山书社,2008:33-35.
- [10] 转引自金吾伦.库恩和泰勒关于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之区别的争论[J].哲学动态,1993(10):13-15.
- [11] 朱红文.后现代主义、现代性与社会科学[J].天津社会科学,2004(2):52-58.
- [12] 孙云龙.“生活”的发现与历史唯物主义的形成本[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1:189.
- [13]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6:452.
- [14] 刘鸿武.人文科学引论[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295.
- [15] 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的意见[EB/OL]. [2012-11-12]. <http://www.chinasdn.org.cn/n1249550/n1249739/11013345.html>.

Criticism of the Metaphysical Tendency of Humanities Studies

OU Yang-xun

(Huaihua University, Huaihua 418008, China)

Abstract: To carry out the study of humanities correctly, it must adhere to dialectical materialism and historical materialism as the guiding ideology, otherwise it will produce errors in metaphysics tendencies, for example, in the nature and characteristics, it equals the humanities with its subjects simply; in the aspects of thinking styles and discourse systems, it opposes the humanities to natural sciences mechanically; and in the approaches of the study, it separates abstract rational theory from concrete social practice roughly. So it can not only lead to self digestion in basic theories of humanities, but also can weaken or even deny the positive role of humanities.

Key words: humanities; metaphysics; materialist dialectics